

旅行的生活風平浪靜的過了一年，他們路過好多城鎮，開心的品嚐美食、觀看當地的景點，去偏僻的地方逛逛，開開眼界，發現新的寶可夢。

火稚雞覺得日子這樣下去很好，他們本來就不是為了與他人爭鬥才出門旅行，愛喜在這種普通的生活裡，也得到了相應的獨立性，那麼即使不學會去鬥毆，大概也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有時候不去找麻煩，麻煩也不會讓你好過，那天他們只是在噴水池邊享用午餐，順便餵食得寸進尺的豆豆鴿。

忽然，鴿子們張開翅膀，辟辟啪啪頭也不回地全數飛離，留下揚起的塵與掉落的羽毛，是有一隻瞎了一邊眼睛的火斑喵朝他們蹭了過來，驚擾了豆豆鴿們，愛喜對於寶可夢總是相當友善，她從懷裡掏出樹果，向火斑喵伸出了手。

——卻見了紅。

「啊……」

火稚雞覺得，她那時候肯定都忘記了痛，所以她才沒有哭出來。

利爪劃破柔軟的掌心，他以為自己聽見了皮肉撕裂的聲音，但是沒有，傳來的是撕裂精神的猖狂笑聲，噴水池另一邊，有一個褐髮柔軟垂在眉上，面貌溫和笑容卻帶著譏諷的少年在那裡。

他幾乎是爆笑著，指著愛喜受傷的手，用那清朗的聲音說：「你怎麼可以抓她呢，快用火幫她殺菌一下啊。」

—

她不知方向、茫然而惶恐的奔跑，而火稚雞瑟瑟縮在訓練家的懷裡，他不知道究竟是那個瘋狂少年與火斑喵比較可怕，還是他沒辦法做出任何反擊這件事更可怕。

「那樣的人簡直不可理喻……那樣的……」蠻不講理的，就連禮儀也不顧彷彿戰鬥狂一樣的怪人，根本就沒有考慮過他人的意願，自顧自的讓寶可夢衝上來攻擊，女孩大口喘著氣，聲音顫抖的低聲謾罵，卻綿軟無力。

不知跑到了哪裡，似乎再也無法邁開腳步，同時也因為後面再也不可能有人追來，她撐著走了幾步，腿一軟就跪了下來，撞在有著細碎石礫的地面上，發出了啪沙的聲音，他知道一定有很多的細碎砂石嵌入了那孩子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膝蓋裡。

他能聞到緊緊揣著他的雙臂，那雙總是撫摸他的腦袋與臉頰的手流著汨汨的血，溫度不如他的體溫高，卻潮濕悶熱，他埋在自己訓練家的懷裡，沒辦法看見究竟哪裡沾上了血跡。

少女的胸膛劇烈起伏，他都能感覺到，心臟怦怦鼓動的聲音幾乎讓他以為他的訓練家沒辦法在緊促的節奏中呼吸，他好擔心她，沒想到她大聲的乾咳以後，卻沙啞的開口：

「…不對……」

「是我...我沒辦法應付.....如果是哥哥、他一定.....」她似乎清楚的知道兄長會怎麼做，喃喃自語著，他也知道，那個比他訓練家更年長些的少年一定會快速的做出反應，區區火斑喵，馬上就會被他的奇魯莉安打倒。

「是我太弱小、是我、是我不夠厲害.....如果我能夠馬上放出呱太就好了、如果我馬上就逃跑就好了、我連逃跑都.....」

連逃跑都是陌生人推的一把，如果沒有人注意到動靜的話她現在說不定還在接受那種單方面的碾壓，愛喜不停的用手抹著眼淚，眼淚中的鹽分刺痛她掌心的傷口，她好像嚇得不輕，連臉上血淚交錯，胡亂一片都未察覺。

「獨自.....旅行.....我.....」在他的頭頂上，有時清澈有時帶著一點血腥味的眼淚像梅季的大雨一樣瘋狂地落下，他以為那片湛藍的海灣要崩塌了，火稚雞覺得那好重，比火斑喵的爪子還痛，「哥哥說得對，我.....」

別這樣。

不要這樣。

他記得，愛喜母親的甲賀忍蛙告訴過她，人類既不如幽靈系長壽，亦沒有鋼系、岩石系強韌，也不如格鬥系兇猛、能夠自我保護，他們的身體沒有尖刺、沒有毒液，只有溫暖乾燥的皮膚；他們沒有尖牙、沒有利爪，那牙齒與指甲輕易的就能折斷；沒有最敏捷的速度，他們也不能飛。

那樣的、身為那樣的種族的妳卻拚了命的想要保護我，沒有後悔。

明明你們甚至沒辦法被（寶可夢中心）修復啊，所以弱小的不是妳、不是妳——是我啊。

那麼溫柔又強大的妳，後悔的反而是妳最喜歡的事情這件事，絕對不要這樣。

妳最喜歡旅行了不是嗎！

對吧！！

他用力地撞了撞愛喜的肚子，發出最響亮的叫聲，他感覺眼淚持續落在他的羽毛上，順著他覆滿油脂的羽毛滑落，眼淚未停，他也一直不斷地鳴叫。

「.....我是不是不該亂跑？」她終究問出那個問題，火稚雞焦急地連續發出了響亮的叫聲，他想告訴她並不是那樣的。

「可是.....我、絕對不想要放棄，如果就這樣放棄，奶奶一定會不高興的，是我選擇的，我要這樣做的話那麼現在這全部都是.....我的惡果。」她鬆開火稚雞，他現在可以看清楚，那個被嬌寵著長大的女孩用力地攥著自己的手，彷彿不知道那裡有傷口，又或是在給自己懲罰、要記住這個痛楚：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才好、沒有做好準備就離開家，我甚至不知道要怎麼樣讓你更厲害，哥哥說的沒錯，我根本只是幼稚鬼。」

火稚雞心急如焚，他急切地用頭撞著愛喜的手，希望她不要壓得那麼用力，那肯定會留下疤痕，從一開始，他就不是因為奢望自己變強才留在愛喜身邊，所以她所說的那些，他以前也沒有考慮，要說惡果的話，也應該要是雙人份。

「所以下一次。」

「下一次我會馬上就讓呱太出來的，我不要跑走，也不要不追究他了。」她放鬆了按壓自己的手的力道，苦哈哈的笑著，痛得直嘶氣。

他愣了許久，她沒有要放棄嗎？一樣的不後悔嗎？  
不會停下腳步，不會回頭嗎？

「哎呀……」他模糊的視線裡，聲音特別清晰，她的聲音像是金盞花的花瓣一樣柔軟，「哭吧，哭吧。」

他聽見她這樣說。

真的是這樣啊，她從來都沒有變弱過。  
——弱的是我啊。